

咏 陇边 塞诗

赏析

YONGLONG
BIANSAISHIJIANGXI

王宏鹏
著

忽上高台，依然想物华。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
行取。衣带。交河浮绝塞，渭水浸流沙。
旅。未及瓜。字知心断绝，夜夜听胡笳。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前 言

甘肃一名始于公元11世纪，是取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二地的首字而成。秦武公时，秦国开始在今天甘肃东南建县，后来，又在今天甘肃省境东南设立北地郡和陇西郡。西汉元封五年（前106），政府在今甘肃境内先后改置酒泉、武威、敦煌、张掖、金城、北地、安定、陇西、武都等10郡。这些郡县大致沿革至隋唐时期。公元1227年，甘肃的部分领土并入蒙古大汗国版图，而蒙古大汗国后改名中国元朝，从元朝开始时，甘肃又重回华夏版图。元代始设甘肃行中书省，管辖今甘肃、内蒙古西部、青海北部和东部一些地方、外蒙古西南边、新疆东南部、宁夏。由此开始，甘肃之名便延续至今。元代设甘肃省，简称甘；又因省境大部分在陇山（六盘山）以西，而唐代曾在此设置过陇右道，因此，甘肃也简称为陇。盛唐边塞诗中多提到的“陇”字，便是指甘肃古地。

甘肃地处边塞，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而战争便意味着困苦、离别、死亡。“愁苦之言易工，而欢愉之词难好”，以甘肃古地为背景的这些愁苦之音，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风霜，至今绵延不绝。以《全唐诗》为例，其中的边塞诗约有两千首，歌咏西北边塞的约占一千五百首，而涉及古代甘肃的分量则是最大的。除横亘千古的盛唐边塞诗外，历朝历代歌咏甘肃古地的诗歌亦是连绵不断，甘肃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魅力，永远吸引着文人骚客，歌咏不绝。

这本《咏陇边塞诗赏析》便是选取了历代歌咏甘肃的众多诗歌作品，结集成书的。虽然边塞诗歌多伤痛别离之音，但我们也试图从多侧面、多角度选取诗歌，从而立体地展现出一个物华天宝、民风淳朴、景色壮丽的甘肃。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秦汉诗歌之古朴、六朝诗歌之清丽、盛唐诗歌之雄浑、明清诗歌之细腻，更能够看到一个文采风华的甘肃。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甘肃边塞诗中折射出的 社会生活风情	001	甘肃边塞诗中的自然风光	031
第一节 人民生活状况	001	第一节 甘肃辽阔壮美的 塞外风光	031
七哀诗（其三） 王粲	001	度关山 张正见	031
陇头行 张籍	005	被使出关 何胥	033
河湟 杜牧	009	晚度天山有怀京邑 骆宾王	034
河湟书事 马祖常	012	金城北楼 高适	037
第二节 别具风情的边塞文化	014	甘州既事 郭登	039
凉州乐歌二首 温子升	014	第二节 清新秀丽的塞外风光	041
凉州郊外游望 王维	017	边城思 何逊	041
西凉伎 白居易	019	答柳恽诗 吴均	043
第三节 朴素豪放的婚姻爱情观	025	临渭源 杨广	045
地驱乐歌	025	塞外 郑愔	047
第四节 尚武任侠的豪放民风	027	武威同诸公过杨七山人，得藤字	
陇西行（十首） 王勃	027	高适	048

第三节 塞北之雪——《雨雪曲》	050	塞垣行 崔融	073
雨雪曲 江总	050	战城南 卢照邻	075
雨雪曲 卢照邻	052	将军行 李白	078
第四节 关山之月——《关山月》	053	燕支行 王维	080
关山月 徐陵	053	第四节 视死如归	084
关山月 卢照邻	055	凉州词 王翰	084
关山月 李白	057	凉州词 薛逢	087
第五节 陇头之水		第四章	
——《陇头歌辞》	059	甘肃边塞诗中的	090
陇头歌辞 北朝乐府民歌	059	战斗生活场景	
第三章		第一节 艰苦的战斗生活	090
甘肃——古时仁人志士的	062	从军行 陆机	090
热血沙场		陇西行 萧纲	092
第一节 雄心壮志	062	塞上 郭震	094
壮士篇 张华	062	宿温城望军营 骆宾王	097
塞上曲 贯休	065	第二节 边关战士的铁血柔情	099
第二节 战地风云	067	凉州曲 孟浩然	099
从军行 刘希夷	067	第三节 荒凉苦寒的生存环境	101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从军行二首（其一） 虞世南	101
辛弃疾	070	第四节 边关战斗生活的全景展现	
第三节 疆场厮杀	073	——王昌龄《从军行》七首	104

从军行 王昌龄	104	第一节 寒冷的朔方	143
第五章		步出夏门行·冬十月 曹操	143
甘肃边塞诗中的	113	出塞 虞世基	146
聚居民族风情		塞下曲 李白	149
第一节 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	113	第二节 荒凉落寞的甘肃边地	152
悲愁歌 刘细君	113	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范仲淹	152
悲愤诗（其一） 蔡琰	116	第三节 人民生活的艰辛困苦	156
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岑参	122	苦寒行 陆机	156
塞下曲 李益	125	从军行 戴嵩	158
第二节 大势所趋的民族融合	127	暖川 李益	160
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时封公兼		第四节 岑参边塞诗中的	
鸿胪卿 岑参	127	荒凉苦寒意象	162
近闻 杜甫	130	赵将军歌 岑参	162
凉州行 王建	133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第三节 醉人的异域风情	136	岑参	165
使至塞上 王维	136	天山雪歌送萧治还京 岑参	168
部落曲 高适	139	白雪歌送武判官进京 岑参	169
第四节 少数民族歌咏	140	第七章	
匈奴歌	140	甘肃边塞诗中的	
第六章		战争与苦难	173
甘肃边塞诗中的	143	第一节 人民生活的困苦无依	173
荒凉苦寒意象		古风（十四） 李白	173

入塞 曹勋	175	第一节 哀民生之多艰	202
第二节 战士的苦难	178	北使长城 王无竞	202
古从军行 李颀	178	出塞 王昌龄	204
河湟旧卒 张乔	180	从军北征 李益	206
征人怨 柳中庸	182	第二节 恨战争之残酷	208
入塞 于谦	184	塞下曲 王昌龄	208
第三节 闺怨	187	己亥岁 曹松	210
燕歌行 王褒	187	胡无人行 贯休	211
长相思 徐陵	193	第三节 伤别离之酸楚	215
陇西行 陈陶	194	有所思 杨炯	215
第四节 边关的萧瑟凄苦	197	第四节 平民的厌战思想	
感遇·苍苍丁零塞 陈子昂	197	——《诗经》之《采薇》	217
凉州词 王之涣	199	诗·小雅·采薇	217
第八章		参考文献	223
甘肃边塞诗中的	202	后记	224
厌战与回归主题			

第一章 甘肃边塞诗中折射出的社会生活风情

第一节 人民生活状况

七哀诗（其三）

王粲

边城使心悲，昔吾亲更之。
冰雪截肌肤，风飘无止期。
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
登城望亭隧，翩翩飞戍旗。
行者不顾返，出门与家辞。
子弟多俘虏，哭泣无已时。
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
蓼虫不知辛，去来勿与咨。

【赏析】

王粲的《七哀诗》（其三）描写的是边城也就是古代甘肃地

区连年征战的惨状，其中有许多关于边地人民生活状况的叙述。余冠英《乐府诗选》说：“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西平金城（今甘肃省兰州市西南），这诗所谓‘边城’或指此。”

“边城使心悲，昔吾亲更之”，开宗明义，点明本篇所写的是作者亲临边城的所见所感。“冰雪截肌肤，风飘无止期”，着重写北地边城风雪的严寒刺骨，边城凌厉的寒风，夹着空中就结成冰的雪片连绵不绝地袭来，官兵在漫无边际的冰天雪地里戍边，真是身冷心更冷啊！

而百姓的生活状况又是如何呢？“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方圆一百里都看不到一个人，杂草丛生，哪里也找不到一条可以通行的道路。“登城望亭隧，翩翩飞戍旗”，此句写边城军旅场景的严肃悲壮，暗示战争的残酷无情；登上城楼看，远处狼烟四起，军旗飘飘，兵士严阵待发，一派杀气。“行者不顾返，出门与家辞”，外出之人，或是离家谋生，或是将赴战场，他们与家人辞别甚为悲哀，因为这是生离死别，在亲人们依依不舍、悲哀的撕心裂肺的哭泣中，士兵们也管不了许多，匆匆离去。此句似于《古诗十九首》中的“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之句，当然，此处把游子们遮蔽的是那漫天的狼烟与渐渐逼近的战事。

“子弟多俘虏，哭泣无已时”，当地的人民生活在连年的战争

之中，他们的儿子不是被打死就是做了俘虏，生还者几乎没有。因此，整个边城常年都被浓郁的悲哀气氛笼罩着，人人思念亲人，家家哭声震天。边地人民的此等生活惨状，让诗人感到心如刀绞，不能自持。

于是，王粲发出了最后的感叹：“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蓼虫不知辛，去来勿与谖”，普天下有的是令人欢愉的乐土，边地人民为什么要留在这悲惨的环境中呢？长期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就像吃惯了蓼草的虫子一样，不知道苦辛的味道，感受不到自己是多么苦难，但他们为什么不警醒起来，离开边地另寻活路呢？难道说这还用得着商量吗？与其他汉魏诗歌一样，此诗也以最后以议论收束全诗。

“子弟”两句，写出了边塞百姓的生存艰难。最后四句，诗人对如此荒凉动乱的地方百姓却不离不弃，表示出不解，其实，王粲作为一介书生，是不可能设身处地从当地百姓的角度考虑的，世人皆安土重迁，家乡即使有无数的苦痛与艰难，也是他们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而这个家园，既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所谓亲情难舍，故土难离，即使再大的苦难，在他们看来，也不及离开故土更叫人心碎。

王粲的《七哀诗》共有三首，其一是：“西京乱无象，豺虎

方遭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其二是：“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猿猴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

从这三首《七哀诗》之间的关系来看，第一首写“远身适荆蛮”的经历，第二首写“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的徘徊，第三首写边地人民的生活状况，组诗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的三件诗人亲身经历的事情。三首诗之间题材连贯而下，写法风格统一，应该是一气呵成写下来的，因此，这组《七哀诗》反映的主题是一致的，表现了诗人对人民苦难的极大悲悯，同时也反映出汉末乱世的世道艰难。

《七哀诗》作为王粲的代表作，也体现了建安诗歌鲜明的时代特色。刘勰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这

里指出建安诗歌的特色是“梗概而多气”，即慷慨激昂，富于气势。他又说，曹植、王粲等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刘勰所说的“梗概”或“慷慨”，包含了诗人对动乱社会中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和士人们自身希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这是建安诗歌的共同特色。而正因王粲的这种慷慨之气，耿介之标，他的诗歌中才给我们展现出甘肃边地人民在战乱时代的苦难生存状况。其叙事不但精良，而在叙事中多夹议论与抒情，情感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人们能够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古代甘肃边地人民的苦难。由于王粲诗歌的高度成就，他被刘勰评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对此，王粲实是当之无愧。

【相关链接】

王粲：字仲宣，山阳郡高平（今山东微山）人。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由于其文才出众，被称为“七子之冠冕”。

陇头行

张籍

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

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
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
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属汉家。

【赏析】

诗歌记载的是凉州失陷的史实，表现的是凉州人民深陷异族统治的苦楚。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记载，“贞元二年八月，吐蕃尚结赞大举寇泾、陇、邻、宁，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骚然”。又卷二百三十三记载，“贞元三年六月，吐蕃之戍盐夏者，馈运不断，人多病役思归，尚结赞遣三千骑逆之。焚其庐，毁其城，驱其民而去”。张籍此诗描写了当时边塞人民屈辱的生存状态，并在诗歌结尾深情呼唤唐朝出现汉代李蔡那样的将军，收复凉州，解救人民于水火。

凉州失陷，边地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因此而大大改变，原先的汉人也要穿胡人之装，说胡人之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甘肃民族融合的状况，是古代甘肃人民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张籍还有其他一些诗反映的也是类似的情况，其《西州》反映吐蕃侵扰给边地和内地百姓带来的灾难：“羌胡据西州，近甸

无边城。山东收税租，养我防塞兵。胡骑来无时，居人常震惊。嗟我五陵间，农者罢耘耕。边头多杀伤，士卒难全形。郡县发丁役，丈夫各征行。生男不能养，惧身有姓名。良马不念秣，烈士不苟营。所愿除国难，再逢天下平。”

边防吃紧，大片土地被外族侵占，唐朝政府虽然征调了一些人力戍边，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敌我形势。面对唐朝政府的软弱无能，吐蕃越发变本加厉，屡屡进犯，唐朝戍卒伤亡惨重，甘肃边地民不聊生。面对唐朝政府的无能，百姓不愿再将丁男送往前线参加无济于事的戍边。“生男”四句，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朝政黑暗、民心离散的情况。此诗又从胡人、唐朝政府和人民三方面再现了古代甘肃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胡人的骄横、政府的弱势、百姓的失望，一切都跃然纸上，令人扼腕。当然，人民的苦难是当时社会生活最大的主题。基于此种情况，诗人呼吁良将平定边患，以使天下太平。

又如张籍的《凉州词》其三写道：“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凤林关唐代属河州，在今甘肃兰州东南，黄河流经此地。凉州自广德二年失陷，已经整整六十年了，沦陷异族而未收复，实在是唐朝的耻辱。那些守边的将领只顾追名逐利，却无人关心收复失地之事。《唐

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吴山民曰：“后二语说得丑杀人。”又引何景明曰：“用意深备，使当时将帅闻之，必有赧色。”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曰：“高常侍亦云：‘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高说得愤，此说得婉。”

张籍共有十九首边塞诗。他的边塞诗笔触多涉及边防将士、深闺思妇和饱受战争苦难的农民，情感真挚，细腻深刻。总的来说，张籍的边塞诗抒发其同情民生的仁者心怀，对身处离乱的百姓，抱有极大的悲悯同情之心。另外，张籍还对边防将士的骄侈无能深加讽刺，谴责其未尽全力守疆护土。总的说来，在张籍的诸多边塞诗中，人民生活的苦难是一个统一的主题。在张籍看来，边塞在内忧外患下，几乎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而诗中所反映的古代甘肃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又是何等的让人同情和悲哀。

【相关链接】

张籍：唐代诗人。字文昌，汉族，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人，郡望苏州吴（今江苏苏州）。

陇头：即陇山，又名“大陇山”“六盘山”“鹿盘山”“鹿攀山”等，地处宁夏和甘肃南部、陕西西部，位于西安、银川、兰州三省会城市所形成的三角地带中心。

河 湟

杜牧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
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赏析】

安史之乱是盛唐走向衰落的起点，同时也是河湟之地形势的一个转折点。原因是安史之乱爆发后，驻守在陇右的军队被调去平乱，而吐蕃乘机进占了河湟地区，河湟之地多有边关要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它一旦陷入吐蕃之手，形势就对唐王朝十分不利了。另外，河湟之地也被看作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因此，它的陷落对于唐王朝来说，真真是个奇耻大辱。

杜牧身逢晚唐乱世，有感于国家的内忧外患，积极主张内平藩镇割据、外抵异族侵侮，因此对收复失地之事极为关心，先后写了好几首诗，《河湟》便是其中的一首。

本诗可分为两层。诗歌的前四句一连使用了三个典故：《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在刘邦吃饭时进策说：“臣请借前箸为大

王筹之。”这里，“借箸”不仅用来代“筹划”一词，而且含有将元载比作张良的意思。元载是主张收复河湟失地的，杜牧将其与张良相比，从而表明诗人对元载本人和他的政治主张的推重。“衣冠就东市”，讲晁错的故事。意在说明元载的主张和遭遇与晁错颇为相似，暗示元载留心边事，有经营的策略，但是最后却招来杀身之祸。杜牧用晁错来作比较，表现出对元载身死痛惜之情。“忽遗弓剑”采用黄帝乘龙升仙的传说，借指宪宗之死，并暗指宪宗喜好神仙，青睐长生之术。但于言辞之中也可感受到杜牧对于宪宗早逝的叹息之情。以上诗句虽然全是叙事口吻，没有丝毫议论之辞，但由于杜牧深谙故事，用典精准，诗词中显然传递出诗人对于河湟迟迟不能收复的悲凉和无限感慨。

后四句用强烈的对照描写，表达了诗人鲜明的爱憎情绪。河湟百姓尽管身着异族服装，“牧羊驱马”，处境十分艰难屈辱，但他们有铁血丹心，誓要永为汉臣。至于统治者，诗人不用直接描写的手法，而是抓住那些富贵闲人陶醉于传入京城的凉州歌舞这样一个细节，表现出他们全然忘记国耻，只知醉生梦死的无耻嘴脸，表达了杜牧对这些权贵的愤怒与鄙夷。

后四句的实景描写也从侧面反映出唐代后期，河湟之地陷于外族之手后，当地百姓在着装和行业上的一些变化，真实地反映